

要优势和随之而来的巨大责任。我们朝夕相处的，是全球大学平台上可以见到的最前沿的科技发展成果，和最精英优秀的一群科技工作者。他们的行动力、言谈举止、工作方法和他们的劳动成果，是否可以转译成理论、文化和叙事，进入人类创造性的群星闪耀的星云，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能发现技术、技术人员、工程师文化之美的眼睛和表达这种美的能力。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任务是让“敏于行讷于言”的“干活儿”传统，和“常为新”的“想事儿”传统有机统一起来，不再拘泥于学科分野和中关村大街的楚汉河界。

最后，从我现在的专业出发，我想讨论一下在一个全面渗透的媒介化的世界，新时代的公众表达该是怎样的面貌，我们怎样在一个话语民主和大众文化发达的社会做一名知识分子。将近一个世纪之前，面对当时的媒介化对精英文化产生冲击的现实，德国犹太知识分子本雅明发出了这样的评论，“艺术的技术复制改变了大众对艺术的反应。从对毕加索画作的落后态度变成了观赏卓别林电影的进步态度。这种进步的反应以一种直接而紧密的融合为标志，那就是视觉、情感享受与行家态度的结合。”几十年之后，在工业化世界的中心地带——英国，一位来自于工人阶层的知识分子威廉姆斯附议了来自文化精英阶层的本雅明对于大众媒介的看法。他一生都坚持认为“文化是普通的”，新媒体技术推进了文化的通俗化和日常化。而这并不是指莫扎特和弥尔顿通过大众传媒变得更加普及，而是指普通人通过使用新媒体生产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然而，本雅明和威廉姆斯在工业化时代的乐观主义，放到今天数字化和社交媒体时代的民粹狂欢

情境中，还是显得不够有说服力和让人安心。反而，在今年夏天的一部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我似乎找到了知识分子在流俗狂飙时代如何锚定自身角色的榜样——高适。我在高适身上看到了清华人的影子，平时闷声不响，拙于风流倜傥，但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他对文化和审美的高峰李白有热烈的爱，但不自惭形秽，也有笃定的自我意识，能做锦绣文章是好的，但危机时刻做国家的砥柱是更贴近本心的。这种质朴的、平民的文化立场和行动精神是真正的文明的基底。知识分子在媒介加持的平民主义时代，如何成为平民和民众的一部分，但仍旧保持个性、职业品质和独特的人生阅历，而不是以远离大众为自我标榜、自我陶醉，是一个持久的课题。至少我们应该意识到，坚持知识和文化的独立性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但这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公众、参与公共生活，而不是为了孤芳自赏、顾影自怜。

最后的最后，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在美丽的清华园读书，更使快乐升级。祝学弟学妹们在清华园的时光充实、愉快，学业有成。

踏莎行·清华园晚秋

○谷红丽（教）

雁去无痕，冬临已悄，丹枫银杏还喧闹？幽林小径着霓裳，风来轻羽纷飘纱。

树色依依，荷塘嫩嫩，亦真亦幻难分晓。寻寻觅觅画中游，华园盛景观需早。